

那桥,那炊烟

□刘永华

在C城的东南方向20公里处,有一座比较窄的混凝土桥,桥的南面有一对常年卖烧鸡的老夫妻,于是这座桥在当地被称为“烧鸡桥”。就是这座桥,它见证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……

用现在的话来说,当时的生哥是典型的“大帅哥”。他一米八多的个头,穿着时髦,天资聪慧。他的爱好更是广泛,吹拉弹唱无所不能,如口琴、笛子、二胡、琵琶等乐器,在他的操弄下,总会有一曲曲美妙动听的音乐流淌出来。

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,物质、文化极度匮乏,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话匣子(碗口状的有线广播喇叭)。在这样一个单调沉闷的生活里,活力四射的生哥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众多男女青年围绕在他的身旁。有着县城居民户口的白菊姑娘,就是他的忠实粉丝之一。

白菊身材高挑、青春靓丽,她从小在遥远的南国广东长大,她的父母一直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和故土。终于,在她19岁这年,父母带着她回到了自己北方的家乡。而家乡的贫瘠,特别是那乏味的文化生活是她始料未及的。当时生哥在公社直属厂子里上班,在农村是人人羡慕的“工人”。每天晚上下班后,他骑着擦得铮亮的永久牌自行车急切地向家中飞驰,他知道,那远处袅袅升腾着炊烟的村庄里,有一位姑娘在等待着他。

他弹奏着,她欢唱着。特

别是豫剧《朝阳沟》《沁园春·雪》等,这欢快流淌着的音符,就像大山里甘甜的泉水滋润着他们干涸的心田。这时,他总是鼓起腮帮子,眯着眼睛,用口琴或者笛子陶醉地吹奏着,那双脚和着曲子优美的旋律,轻轻拍打着脚下的黄土地……

她感觉身体不舒服了,他急忙用自行车载着她去公社卫生院检查看医生;她织毛衣的针不顺手了,他找来铜条在自己工作的车床上加工打磨好,骑着公社邮电所的电驴子送到她手上——他们相爱了!

在双方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,一个飘雪的日子,在C城的一家照相馆,完成了他们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的“集结号”——合影照。这一年的夏天,白菊积极响应县里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号召,报名到烧鸡桥旁边的农场学习锻炼。从此,多少个晚霞他们在桥头旁依偎在一起,诉说每日的想念,畅谈未来的人生理想,桥下,静静流淌着的河水是他们最忠实的听众。然而,他们始料未及的一场暴风雨悄悄降临了。

生哥虽然在社办工厂上班并按月领取稳定的工资,但仍然是“农民”身份。对于吃商品粮供应的城里人白菊来讲,生哥就是“乡下人”。白菊的父亲似七月的雷公终于发怒了: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妄想!”

他们在爱情的道路上艰难地抗争、跋涉。最终,没有挣脱禁锢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无形的

封建枷锁。也是赌气,生哥的父亲说:“顾不得这俩孩子的感受了,咱家也有尊严,绝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”很快,家里人给生哥物色好了对象,马上结婚。

生哥的小弟弟最后一次跑到白菊所在的农场里担任信使。“三天后我就要结婚了,我实在没有办法了,原谅我吧,忘掉我吧!”生哥紧紧抓住白菊的双手抽泣着说。开始,她只是低头安静地摆弄着自己的手指甲,突然歇斯底里地哭喊并用拳头不停地捶打着他。他就像一个雕塑人,低着头,任由她的拳头胡乱地捶打,委屈的泪水滴湿了脚下的草地。

他默默送她到宿舍的门口,就要分别了,永远地分别了。他俩相视无语,交换了手表,就在白菊正要转身离开的一瞬间,生哥突然把白菊紧紧地抱在怀里,许久,白菊挣脱开来哭泣着跑去。月光,就像一笼青纱紧紧地追赶着包裹着她渐渐远去的身影。

据白菊同一个寝室里的人说,自打她晚上从外面回来后,一夜无眠,一夜哭泣,一夜自言自语。第二天天刚亮,农场和她老家的人赶紧带她去医院看医生,他们都说她像是疯了。

现在,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,各自家庭幸福美满。生哥的弟弟后来回忆说,烧鸡桥旁,那撕心裂肺的哭诉成了他幼小心灵中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……

初秋感怀

□乔 莉

漫步幽静的小道  
不时飘落一片黄叶  
炽热还没褪去  
秋,就迫不及待地来了  
诗人笔下的秋  
是如此的伤感  
而我却不然  
我爱它凉爽的风  
丝丝如织的细雨  
狭缝中不知名的野花  
还有那满山累累的鲜果  
陌野的山楂宛如红豆  
让人心生无限思恋  
满坡的苹果压弯了腰  
祈祷人们平平安安  
那地里刨出的花生  
香香甜甜颗粒饱满  
捧在手心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 
玉米地的秸秆  
比甘蔗还甜  
扒几块红薯  
烟熏火燎抹成了花猫脸  
抓几只金秋的蚂蚱  
烧烤串串  
秋是季节的一半  
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 
莫叹鬓染秋霜  
金色人生依然绚烂

英雄(组诗)

□殷修亮

刘胡兰

铡刀  
是铡草的

您,也是一棵草  
野火烧不尽的草

杨靖宇

弹尽粮绝,您仍凛然而立  
从您腹中剖出的树皮和棉絮  
晃得鬼子拿刀的手  
不停地战栗

那棵被您依靠过的扭脖子树  
在您走后,成了  
东北抗联的魂

赵一曼

粗瓷大碗,盛水盛饭  
还盛着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

至今,那匹昂首嘶鸣的白马  
依然驮着您,在共和国的版图上  
驰骋不息

坤叔

□杨 洁

我的启蒙老师姓杨,名坤,论辈分,我该喊他叔。坤叔自幼双脚没有踩过学校大门。但是,他识字比较多,毛笔字写得出色拔萃,算盘打得村里无人可比。他见识比较广,社会知识比一般乡下人广博,是村里首屈一指的庄稼汉子乡土文化人。

听村里老年人说,坤叔幼时家贫,父母无钱供他上学读书,为了学认字,长知识,增才干,一有空,他就步行十多里路,跑到姑母家向两位读私塾的表哥学知识。两位表哥见他聪明伶俐,勤奋好学,都特别喜欢教他,便把自己读过的幼儿启蒙书籍送给他,并且一字一句地教他。日积月累,在两位表哥的热心教导下,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的文化水准、社会知识,眼见得水涨船高。在文化人奇缺的村里,他把自己所学的知识,全部融入到父老乡亲们的日常生活中。

邻居家儿子订婚下聘,请他写“恳”帖,女家接受了男方的聘礼,请他写“允”帖回敬。“允”帖写好后,还要拿出“历书”,根据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,为双方“查好”,就是查双方结婚的吉日良辰。结婚时,还要为男方或者女方写喜

联。年轻人拜把子,请他写“金兰帖”。哥哥的儿子过继给弟弟,或是弟弟的儿子过继给哥哥,请他写“过继帖”。街坊中,谁家的老人去世了,或者给去世的老人过三周年,请他去主持料理事务,写挽联,写牌位,安排招待客人。当然还有一些民事契约、土地契约也要请他挥笔落款当见证人。尤其是春节来临,坤叔比其他人更忙,家家户户送到他家的梅红纸,一卷一卷地摆满了一大桌子。他从农历腊月二十就提笔为邻居乡亲写春联,一直写到腊月三十上午,年年挥毫,岁岁如此,他的字也练得端庄秀雅,刚劲有力。乡间无朱砂,红土为贵,他成了名扬乡间十里八村的庄稼汉子乡土文化人、土秀才。

后来村里办起农民夜校,提高农民文化素质,坤叔理所当然被推选为民办教师。当时,我随父母刚从安徽省泗县农村回到老家,九岁了还没有上学读书。坤叔问我:想不想读书、识字?我说:做梦都想,就是家穷,读不起书。于是,他就让我跟他在农民夜校里学认字,学读书。

坤叔教课灵活多样,从不刻板、教条。他教学员识字时,经常

用民间通俗易懂的字谜启发大家。比如,他教认“六”字时说:一点一横,俩眼一瞪,然后再写到黑板上。学员一听就懂,一看就会写。又如教学员认“心”字时,他先说:一个小瓢叉,摺进去亘豆蹦出来俩,非常形象有趣儿,又特别好写、好记。他教得有声有色,学员学得兴致勃勃,有滋有味,越学越想学。

坤叔在村里教了几年民校,后来又当会计。他活到八十多岁才去世,村里人都非常怀念他,他教的字谜七十多年了,至今,仍然在村里人口中一代一代地流传着。

现在虽然已经电子时代了,然而在农村为儿女订婚、结婚,仍然需要找人写喜帖、喜联,老人过世了,仍然需要有人写挽联、照应事。但是,坤叔走了,像他这样自学成才、最实用的庄稼汉子乡土文化人,在乡间村落里已经断层了。

我跟坤叔上了一年民校,认识了许多字,上小学的时候,李老师让我读一年级的课本,我很流畅地读完。李老师说:你从二年级开始读书吧!

坤叔用字谜教学员识字,在我一生的文化生活中,已成了永恒的记忆。